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八

元 趙汭 撰

昭公上

元年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孔氏曰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取妻

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園自告也

其敢愛豐氏之桃

孔氏曰祭法云遠祖廟為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言之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今按於此可見宋之盟晉楚所爭者歟血之先後而已此不歟

血故史

季武子伐莒取郕

不書季孫伐莒者莒人告於會叔孫豹幾被戮晉趙孟固

請於楚而後免故為內諱之義與
僖十六年滅項不言師同杜說非
吾又誰怨孔氏曰歷

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
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耳必須使上卿

者上卿非周有徐奄孔氏曰徐奄二國皆嬴姓世本文
不使也也服虔云魯公所伐徐戎也按費

誓云淮夷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孔氏曰聘禮卿聘饗
徐戎並與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餼五牢故卿皆五獻

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
國大夫之制唯三獻故杜此註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

六年傳註云大禮終乃宴孔氏曰謂享禮既終即因而
夫三獻是也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

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殺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
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其

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子皮賦野
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

有死麇之卒章

龐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觀答賦之語可見杜說非

矣禹之力也

孔氏曰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

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周禮司服於士服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衣袂

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

長故曰委論語鄉黨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惟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惟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

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鄭放游楚於吳

不書非卿而蔡蔡叔孔氏曰說文云縗散之也從米殺他倣此聲然則縗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

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罪秦伯也陳氏曰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

黃中釋之者以襄二十此之謂多矣劉氏曰出奔者勢年傳未盡君臣之義不得以千乘行又

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近事實蓋舊說

千乘出奔記者不以什共車必克孔氏曰周禮十人爲什以一什之人共一

車之地故偏為前拒孔氏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必克也

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

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

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

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展輿奔吳陳氏曰傳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陳佗齊無知后帝不臧孔氏曰襄九年傳稱闕伯為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

也故辰為商星

孔氏曰商謂宋也

以服事夏商

孔氏曰二十九

年傳云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累雖遷魯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

故參為晉星

孔氏曰晉世家云唐叔子變是為晉侯杜譜亦云變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

也宣汾洮

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

水後世封諸汾川

孔氏曰顓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商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

用嘉之為

不容彈矣

劉炫氏曰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

聲非作樂息也孔氏曰罷退之

弗聽也

劉炫氏曰此說降後不彈之意

也縊而弑之

孔氏曰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

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
故知十一月為是已酉為誤
甲辰朔炁于溫劉炫氏曰晉炁

及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炁後
即行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

炁猶在朔前十
二月非誤也
庚戌卒陳氏曰傳終言趙孟之偷志不

二年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叔孫豹嘗以晉君失政欲

不從今韓起為政當聘魯不使他人而與周之所以王

也傳見魯之策書乃周公遺制所謂魯春秋乃執諸中

都陳氏曰傳言加木焉傳見子哲三罪子產不三年大

夫送葬子大叔所言文襄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事

齊桓為合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伯業

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有不及終不可為定制也卿共葬事則襄公而後魯以卿會葬者三君傳於昭三十年

又記大叔之言而數於守適孔氏曰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

亦見不能常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及遺

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姑姊妹非孔氏曰遺姑姊妹謂未有伉儷非正夫人而云

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已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為夫人也

在齊矣孔氏曰相訓為助諛鼎之銘服虔氏曰諛鼎疾今定本相作祖

崇鼎是也一云諛地名禹鑄唯羊舌氏在而已孔氏曰九鼎於甘諛之地故曰諛鼎

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

也族子豐有勞於晉國孔氏曰子豐有勞事無所見伯石再拜稽首受

策以出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葬滕成公劉炫氏曰叔賜之以田僭天子之禮

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雖之事并就葬月言耳陳氏曰傳

言滕所以敬子不入孔氏曰檀弓記此事云惠伯曰政始書葬

懿伯是椒叔父也懿伯為人所殺及滕郊逢其讎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為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敬

子從之孔氏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關叔父

之與昆弟親疎同爾辟吉庶幾焉陳氏曰傳備載諸國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

侯之罪之也傳見殺大夫有名有不名既以稱名為罪故

之然衛侯鄭叛中國從夷狄其罪大矣而出奔不名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不出且見弑乃於其出奔而罪之失其類矣

四年四嶽

孔氏曰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言四嶽三塗氏

曰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轅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

何辱命焉

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授

楚莫匡其君

傳見晉君懦臣貪無能為者故楚敢求其所從之諸侯西陸朝覲而

出之

孔氏曰覲見也西道之宿衛侯辭以疾傳見東諸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

衛侯辭以疾

傳見東諸侯初無從

楚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陳氏曰傳言從見華費遂送大司馬所以不書使屈

申圍朱方

陳氏曰為明年殺屈申起本

王從之

不言以歸說故曰取

陳氏曰傳釋取例按僖六年晉襲虞遂滅之執虞公傳
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則言易不但施於
取傳凡四發取例皆以不書伐
故曰易見襄十三年例非是
作丘賦孔氏曰哀十一
年傳注云丘賦
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
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歛家資使出
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疋牛
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按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
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
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今按傳記晉作州
兵鄭作丘賦見加
爾未際孔氏曰大夫將立適子必須
賦毒民不惟魯
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
際故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見仲而何孔氏曰大
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舟見犀
而行定六年樂祁見圉而行是其事也
孟孫為司空以

書勲

孔氏曰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

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按周禮司勲屬夏官今司空書勲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傳見魯三卿官猶舊

五年卑公室也

孔氏曰魯之軍名傳

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云舍中軍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退而蒐乘更無季氏擇二

孔氏曰季孫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而貢于公氏

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入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不可能也此非孔子之言也借令昭子未彌益卑矣

庶為大罪孔子亦豈可但據其所言而善之傳舉細遺大又託之於聖人類如此晉侯送女于

邢丘

陳氏曰傳言晉卑事楚今按傳記齊請繼室于晉晉亦歸女于楚其後齊又女于吳齊晉皆伯國也

於是皆衰至薦女以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陳氏曰相結夷狄所以獨彊

衰文勝無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陳氏曰越益於治

見書人今按夷狄舉號君臣同辭其臣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陳氏得書人非吳人敗諸鵲

岸

陳氏曰楚一不書敗

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

陳氏曰傳言秦所以始書葬因見卿

會葬懼民之有爭心也

孔氏曰尚書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

萬民之罪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淺深常畏而懼罪也今鄭鑄之以於鼎以章示下民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而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而徽幸成之

孔氏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

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爭心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

鑄刑書

孔氏曰為其文是制參辟

勒於鼎是鑄刑書

吾以救世也

孔氏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

書以令之所得

賜不過三獻

孔氏曰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

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大夫卿之總名

皆知其將為王也

陳氏曰為十三年去疾得國起傳

乃逆之

傳見楚卑晉晉畏楚

子蕩歸罪於遠洩

而殺之

陳氏曰楚再不書敗

且弔敗也

魯使卿弔敗則杜氏不告非事實矣

逆諸河

禮也

孔氏曰世族譜以王正為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為士句此人不當與士鞅

之父

晉侯許之

傳見晉衰諸侯復散

七年齊求之也

諸家從穀梁傳作魯暨齊

平劉氏析左氏齊求魯平為一節癸已以下為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說蓋不察後文有齊燕平之語

盟

于濡上

孔氏曰今按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

知杜言何

不克而還

陳氏曰傳釋經書平罪齊無討為燕之實且為十二年納款起本

王旌以田

孔氏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下首有羽羽為旌名遂以旌為旗稱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

旗九必曳地諸侯七必齊軫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遂赦

之

陳氏曰傳載椒舉遠啟疆芋願與諸侯落之孔氏曰尹無字之辭見楚所以能疆願與諸侯落之雜記云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杜言祭之為落者當祭中雷之神以安之公如楚陳

曰傳言魯從楚之不得已也

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以分野論日食受災之國亦謬

晉人為杞取成

不書說見襄二十九年昭定哀春秋非公命而書者多矣杜說非陳氏曰傳言

季氏專不待公命

余又將殺段也

劉炫氏曰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吾為之

歸也

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廢仁義而祈

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玄答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

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志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

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

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

余敢忘高圉亞圉

陳氏曰傳言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

立曰孔丘

孔氏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

而滅於宋

孔氏曰家語本姓篇云宋

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

父生皋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偁而殺獻公

而立成公

陳氏曰傳見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孔氏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謂此六物也

八年罪

在招也

陳氏曰嫌同衛鱄陳黃故別釋之

將天下實賀

陳氏曰傳見子產譏銅鞮師曠

諷虜祁叔向亦云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歸罪於過者招也以討亂

告故稱人與晉

殺馬毀玉以葬

陳氏曰於葬陳哀公見有魯不書會葬者於葬

楚康王見有魯會不書葬者令按葬陳哀公以楚

使穿

告而書不書楚葬避其僭號二者皆魯史變例

封戌為陳公

陳氏曰傳言楚實

侍飲酒於王

傳見楚子稱師譏不

飲定四年車金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

九

在棄疾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孔氏曰致死禮者欲為邾

既臣事靈王而為此悖言者以明九年楚公子棄疾遷

許于夷不書楚說在實城父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

有改易也傳不言實者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

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昭十八

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

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

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耶氏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

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

吾西土也

孔氏曰釋例土地云魏河東北縣也為馮

駘在武功岐在美陽今按其地為在魏之西南百餘里

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郃計魏在郃

東六百餘里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
言遠境而辭不及豳其實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
重言吾東土也服虔氏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
之耳耳吾東土也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
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吾北土也孔氏曰土地名云巴巴
奄之民命以伯禽吾北土也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
陵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中夏之國唯
濮為遠夷耳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毫是小國闕不知
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為遠夷魯語云
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北
晉人禮而歸之陳氏曰傳言周衰故曰五十二年孔氏
甚因見晉之無政故曰五十二年曰歷
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
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
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
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天之常數

超辰之義
不言自顯

十年陳氏始大

陳氏曰傳言樂高之亡陳氏所以興

始用人於

亳社

不書史諱國惡

葬平公也

傳記鄭伯往弔又因叔孫如晉併記十一國會葬大夫見晉雖

失政諸侯猶畏其彊益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序列如釋經然誤以為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

其是之謂乎

陳氏曰終上文高彊事

十一年僖子使助遠氏之筮

孔氏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

將焉用之

陳氏曰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

競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

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辭疑傳妄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蓋不知昭公而後

大夫有事悉從其恒稱

會有表

孔氏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

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謂表下有旗謬也野會
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禮諸侯建旂
設旂為表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入墮門或左或右各
就其旂而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盟主
之會諸侯亦必以旂表位大夫聚無守氣矣孔氏曰言
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見耳無守氣矣孔氏曰言
氣將祖不歸也言宣王不藉千畝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必死類相似當時自有一等迂楚子滅蔡陳氏曰傳言
繆之論左氏擇之不精耳

楚子滅蔡

陳氏曰傳言

于

罔山

孔氏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為之作謚必是
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罔

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
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十二年因其眾也

陳氏曰傳見
北燕伯款不

名公子愁遂如晉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
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

葬鄭簡公

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

遂入昔陽

孔氏曰劉

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卽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是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息昔陽之門外遂以肥子絛皋歸不書併後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殺甘悼公陳氏曰不書義同故十五年滅鼓亦不書甘單之禍皆以再命為卿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所以起周亂以再命為卿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

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更受三**

命

卿孔氏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

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而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

見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

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以費叛如齊**陳氏曰凡家臣命昭子以例加為三命也

叛後倣此傳中載豎牛南蒯之事見**遂奔齊**孔氏曰凡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彊君二氏遂專

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

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曰**吾不為怨府**陳氏曰傳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本不圍徐以懼吳

陳氏曰不書圍

專足畏也

劉炫氏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

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占四

而無醉飽之心

孔氏曰言若用民力常隨其所能而

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醉飽者飲食饜足之名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不

知饜足故令

十三年越大夫戮焉

王肅氏曰越大夫常

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城而居之

孔氏曰固城城之堅固者息舟即

居及公子罷敵

陳氏曰殺太子不書義

公子比為王

陳氏

同襄二十六年衛角

曰傳言棄疾實召之而蔽罪於比

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孔氏曰傳既以五月統癸亥之

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按上經

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今按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

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為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

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實訾教孔氏曰邾教與此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邾謂之邾教此云葬子于訾實訾教並以地名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

有若教宵教皆在位多年獲其五帥陳氏曰吳楚相敗亦稱為教不知教是何義

始書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孔氏曰周禮幕人掌帷幄幕

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

曰幄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

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然則幕大幄小幄九幕也注芻蕘者曰芻

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曰歲

者飼牛馬之草也說文云蕘薪也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曰歲

火之草也說文云蕘薪也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曰歲

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間朝以講禮孔氏曰間朝

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間朝以講禮者據聘為言

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為始更問一以顯昭明叔向言

年乃朝故知問朝是三年而一朝也以顯昭明朝聘之

節大數與周禮不合蓋東遷典而使之從公侯之貢肅

籍散失士大夫亦無所折衷而使之從公侯之貢肅

氏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也孔氏曰

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

伯國下同十四年尊晉罪已也大夫不書至降於君也

子男也必執然後書至重正卿

也傳例非陳氏亦曲為之義

司徒老祁慮癸

孔氏曰世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

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祈字也慮癸亦姓字也杜浦餘侯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

茲夫殺莒公子意恢

陳氏曰傳見茲夫實殺意恢而書國郊公不書奔說在二十三年

爭鄆田

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鄆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邢與鄆爭疆界

與

叔魚於市

孔氏曰晉語說此事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

國語讀為弛訓之為廢家語說此事亦為弛王肅云弛宜為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

之故劾

可謂直矣

傳本以直為義杜說失傳意

猶義也夫

數其賄稱其詐皆為國事

言之杜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必皆是疑辭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未必皆夫子語十五

年戒百官

孔氏曰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容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齋去樂卒事禮也孔氏

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叔弓之卒當籥始入之時故經舉

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經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王太子壽卒陳

曰傳見王大王穆后崩陳氏曰傳見王穆后崩不書且子卒不書王穆后崩為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

起趙伯循曰王后世子卒葬民知義所荀吳詐祭于維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

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已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以鼓子戴鞮歸不書說見十二年陳氏曰十二年狄晉自後皆書卿帥師令按自晉悼公卒大

夫將皆從其恒稱若其年晉荀偃衛甯殖十七年衛石買齊高厚十八年衛孫林父晉士句二十四年齊崔杼

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之類無稱人者晉荀躒如周葬穆后陳氏曰傳見王后葬不書今按

魯無使卿大夫弔葬王樽以魯壺孔氏曰周禮司尊彝后之事傳見他國有之樽以魯壺云秋嘗冬烝其饋獻

用兩壺樽鄭玄云壺者以壺為樽燕禮云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為樽故曰

籍氏孔氏曰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子以少皞為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而有三年之喪二馬孔氏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為父為長子齊衰杖朞章內有夫為

妻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為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朞

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為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朞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

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將焉用之傳見叔向譏不遂服三年杜說非又按預晉朝議大子之服謂周公不言

高宗服心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情此言除喪當在卒哭文又少異

十六年諱之也

陳氏曰傳

見他年正月公在晉皆不書今按內見止執史皆不書公在晉有筆削說見襄二十九年傳初不及此

齊

侯伐徐

孔氏曰虛舉經文者為下徐人行成起本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陳氏曰傳見戎蠻子嘉不名

賂以甲父之鼎

陳氏曰晉自平丘之盟不能合諸侯而諸侯始

有自為盟會者不書義見二十六年無伯也夫

陳氏曰傳言昭公以來伯者不作而齊人橫納北燕

伯伐徐莒今為此會又禦之適縣間孔氏曰諸侯享賓之禮亡唯有公食

大夫之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孔張後至蓋賓入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張初立客間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

十七年伐鼓於社

又復益西入於鐘磬樂肆之間也
孔氏曰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敕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
不君君矣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
弗集千房以事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

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於而火名孔氏曰帝系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授之

帝即神農氏炎帝而水名孔氏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而龍名孔氏

身號神農代號也而水名孔氏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而龍名孔氏

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羲氏號也陸渾子奔楚不

書外恒畧也陳氏譏不在水火所以合也孔氏曰丙是奔非滅而奔不得有二義水火所以合也孔氏曰丙是火

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卜戰不吉孔氏曰世本穆王生故丙午為火壬子為水王子揚揚生尹尹生

令尹獲其乘舟餘皇陳氏曰傳見楚令尹陽句書人吳公子光但書國義見十三年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九

元 趙汭 撰

昭公下

十八年而代之

孔氏曰毛氏世有采地為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伐不能禁之

侈故之以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然則昆吾國名言昆

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為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為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孔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

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

至于大宮

孔氏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

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眾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

然告子先君

孔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

所以辟火災也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也白虎通

邠人藉稻

孔氏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

藉猶藉蹈踐履之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今按國語宣王不藉千畝下云及藉膳夫農正陳藉禮王耕一畝則藉者耕種藉田之名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則諸侯比天子特多寡不同而已其禮則一衆盛六

穀皆備此但言藉稻者如周禮掌稼下地者但名稻人舉一以包其餘也舊說誤以藉為藉蹈又轉為履行學者疑之遂引此為周不改月原氏其亡乎陳氏曰再為之證不以服說考之故也

大為社

孔氏曰祭祀有常而云大為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為火特祭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

曰毀於北方

劉氏曰近上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

用以立曰不忍廟也子產乃使辟之此兩傳實一事也魯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耶曰狃於小數而不知已非子大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為惠矣俄而又自隳之亦非子產事也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陳氏曰傳言楚之衰楚夫人羸氏至

自秦

陳氏曰為二十一年太子建奔起

飲太子止之藥而卒

傳序許止之弒語簡事盡

臣子於君父雖非故亦書弑春秋修辭兼禮法二傳說者皆不及此張氏曰藥劑之得失決死生於須臾瘡疾未足以死而遽至於大故是藥殺之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爾

大子奔晉

陳氏曰不書奔非故弑異於慶父宋萬

同盟于蟲

陳氏

曰不書義同以度而去之

孔氏曰紡為紡麻作纊也此婦人以麻纊度城高下令長

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奔羗呂反謂掌物也令關西仍呼為奔東人輕言為去音莒齊師

入紀

傳見外入邑不書成

其父兄立子瑕

孔氏曰按世本子游子瑕

並公孫夏之子懼隊宗主

孔氏曰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恐隊失也服虔云祐主藏

於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

非撫之也

陳氏曰為定四年楚敗張

本乃歸蹶由

陳氏曰傳言楚實不競於吳乃反所執

二十年日南至

孔氏曰歷

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是閏在二月後也

建奔宋

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大子不書義同莒郟公

執已以至

服虔氏曰城父人城父大

夫公子地以為質

孔氏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為元公之

弟也世族譜辰地皆為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故齊豹

陳氏曰傳見齊豹既奪司

寇故使華齊御公孟

孔氏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

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鼂使一乘下有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如使字

今定本有公如死鳥

言衛無政幾以盜喪國所以書盜使非也

殺衛侯遂伐齊氏滅之

誅盜不告

丁巳晦

孔氏曰丙辰

曰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

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例在下

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傳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今按此

說得之而未盡故劉侍讀

公子朝

公子不書奔者衛人每疑傳妄說見二十三年

以殺宣姜故諱不告

朝尋反國二十
二年會救宋
齊侯疥遂疔
孔氏曰後魏李繪聘梁梁

此事云齊當為痲痲是小瘡疔是大瘡以小致大非疥也按說文疥搔也瘡熱寒并作疔有熱瘡痲二日發瘡

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疔以此久不差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

疔乎
祈望守之
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

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加怒而病也
故寬難
為政用猛非君子之

偏而矯之政是以和不此非聖人之言善為政者寬不至慢猛

其殘然後濟之以寬則上下交相病久矣故剛柔無兩用之道寬猛非相濟之具左氏不得與七十子之徒接

所引聖人語
古之遺愛也
遺愛猶云德澤在人指從政言之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孔氏曰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

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位在卑

孔氏曰喪大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

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謂大子

子姓謂衆子孫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况其至墓君道成矣失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卑蓋處其庶兄

之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孔氏曰杜以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

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

為十一知為十一牢陳氏曰傳積魯至相過也孔氏曰

本七牢也

不守禮之失

至相過也

日之行

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
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
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
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
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
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
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
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望則日在角秋
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
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
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
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此唯冬至耳
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為言非實事也劉

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為等差故常為水孔氏曰言其他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非分至之月則

為災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八月大雩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六魯衛惡之常

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而不能送亡孔說非救宋書是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救宋以出奔為義說見屬辭陳氏曰傳言晉以呂封人諸侯之師救宋圍南里不書與圍彭城書法異

華豹張句為右

孔氏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一人再見

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不狎鄙孔氏曰狎

封人豹華豹為一人知此本無華也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為鄙也豹服此言故拙矢而止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諸侯唯

宋事其君

孔氏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

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
於時宋國不屬楚也

故辭公

陳氏曰傳言
晉失諸侯

二十二年

敗齊師于壽餘

傳見帥賤不
書併齊侯

已犧何害

孔氏曰犧者寵
牲之名因以喻

寵子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令寵愛為犧者乃實用

人他人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已子寵之如犧有何

害也犧者實用人人是對牲為稱據凡人也

王弗應孔

人犧實難此人據疎外之人上下人意異

曰賈逵以為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為壽卒

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為然杜從鄭

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

矣若子朝子猛並未命俱是庶子朝又年長於次當

立

自求為嗣宜矣劉蚩何以惡其為亂而欲去之若俱

未

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莫敢不從何

須

將殺單劉

盟羣王子于單氏

孔氏曰猛朝俱是王子

以

立朝也

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

春秋左氏傳補註

六

次正當立故也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安定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今按胡氏之說雖未若鄭杜考傳之精其明猛為次正則一也經書王猛所以定一時猶豫決千載嫌疑

于莊宮以歸

孔氏曰敬王位以納

王于王城

陳氏曰不書晉義繫於劉單令按經傳時月

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敬王即位孔氏曰敬王名句

惟據長歷輒云經誤非也敬王即位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二十三年二師圍郊

孔氏曰圍郊在

弟先儒相傳說耳叔鞅卒前告在

庚戌還

亂未弭而告間

朔或亦在叔孫姑如晉之前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泣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此觀望可知陳氏曰傳去年言晉籍談荀

蹠見書人

獲鉏弱地

取邾師不書非侵伐

晉人來討

劉氏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

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今按左氏傳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為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末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尹圉誘劉佗殺之陳氏曰傳見尹圉所修日歷而後可尹圉書氏并劉蚘單旗亦著不名之實齊人納郊公陳氏曰傳言郊公出入皆不書與鄭忽異帥賤陳氏曰傳見所以不書楚杜氏以遠越非正卿是矣又言不書楚楚不自戰何其戾也今按將雖卑

師不可沒夷狄交相敗不書也吳子從之不稱吳子夷狄陳氏發例也亦自違之何也

戰于雞父

釋例曰泓之戰書已已朔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經傳之見晦朔時

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今按經傳所書日月不同者多矣何獨晦朔為異杜謂時史無義例非也楚

未陳也

劉氏曰吳乘楚師之未備而薄之猶未陳也故不言戰

胡子髡沈子沉滅

閔公二年狄滅衛不言君滅此特舉其君言之者懿公雖無道於其民猶云死社稷也胡沈之君幼而狂為楚所用而死故但指其身言之書法之有不同也

獲陳夏齧

大夫生死皆曰獲傷公元年獲莒子

之弟挈哀公二年獲齊國書獲之義同此

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之卒尹氏見尹氏世執周柄貽

禍天家至是復背單劉立子朝尋俱奔楚

南宮極震

但言南宮極震則是震死不必為屋所壓

其三川震

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王

傳見子朝所以書立

楚太子之

母在郕

孔氏曰土地名卽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郕得召吳人也

諸樊入郕

孔氏

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

字經篆隸或誤耳

能無亡乎

孔氏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

者囊瓦畏吳侵偪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其事異故也

二十四年以甘桓公見

王子朝

傳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為之

尊晉也

說見十四年意如

泣問周故

孔氏

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彊久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今按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

晉之恥也

傳見王室之故

期以明年

傳見晉人

遂滅巢

及鍾離

巢即五年遂啟疆所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畧非不告劉氏曰巢伯爵國非楚邑

本書序巢伯來朝

二十五年曰明年將納王

晉人徵會則曰明年納王又曰明年

傳見不惟民之行也

孔氏曰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

過與不及聖人制為中法名之曰禮易及爾雅並訓履為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

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是以長久

孔氏曰自夫禮至因天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

禮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人制請終身守此言也

傳見趙鞅

不在其將及乎

傳云書所無也釋經之義畢矣師已曰以下乃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

增益也

李氏介其雞

孔氏曰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此二

說皆不可解以邱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其衆萬於季氏

釋例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

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

先君之廟

孔氏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

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大夫遂怨平子

傳積季氏失人心之事

以察

罪弗許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

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以其有二故辨明之

君必悔之弗聽

傳見公不能用子家子之言故

失國是無叔孫氏也

陳氏曰傳言叔季於是始合

執冰而踞

孔氏曰方言弓藏謂

之鞭或謂之犢九此或說犢九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

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棚

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天也毛傳云棚

所以覆天棚與冰雖異音義則同是一器也公徒將殺

昭子

孔氏曰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戊辰

卒

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自殺原其志蓋內畏臧邱及羣公子欲兼存叔季相為唇齒而已使

其能以已邑為公邑已衆為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季氏雖強有不為僂乎使齊晉果援季氏

亦不過能亡而已惜其公徒執之孔氏曰古者馬以駕蔽於患失而徒死也車不單騎也曲禮云

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令

按公羊傳齊侯唁公子野井言以鞶為兒與此言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蓋從公出者或車或騎也

所以藉幹者

孔氏曰說文云橐方木也幹脇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苓林

齊侯圍鄆

陳氏曰傳見經書取不言圍他倣此

使為賈正焉

孔氏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師在後為季氏

私邑此時尚為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

僂句不余欺也

陳氏曰季臧亦交惡二十

六年齊侯取鄆

經併上圍書取傳紀其實杜說非穀梁傳曰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其說皆

通也君若待于曲棘

孔氏曰曲棘宋地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土地名

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

戰不書為魯諱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書公以見義杜說非

七入者三

寸

孔氏曰說文車軌下曲者裏十四年傳嘯射兩謀納

公也

陳氏曰傳載昭公十六年齊徐邾莒盟于蒲隧十

盟會者久矣於是始書今按諸侯自相盟不書與外特相盟不書同義此以公會書劉子以王出

孔氏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蓋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

逐蓋自劉而出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按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

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成周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

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有成周無為更須納之知此

出者從王次于滑

孔氏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

劉出耳

王次于滑

內知此皆周地陳氏曰傳備敬王播

遷之

故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傳見尹氏毛伯名陳氏曰召伯召伯奭也杜言當稱召氏

非

陰忌奔莒以叛

王人叛史不書

王入于成周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郊廓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
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
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
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
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
為洛之上都下
對上而言也王入于莊宮
陳氏曰傳言敬王之亂四
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
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汪氏曰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
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
蓋敬王入王城而弗
居遂定都成周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傳見子朝奔
在王入前書

在王入後王以間王政

孔氏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

其子代天子天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而後效

官

孔氏曰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天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共和之

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之義用遷邾郕

氏曰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為天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稱攜王者或幽王死後

褒姒之黨立之為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天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

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號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

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哲云二十七年
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

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杜意謂吳地別有州來按十

三年吳滅州來十九年楚人城州來則州來未為吳有可知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遠越以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師敗二君滅楚師大奔二十四年吳更滅巢及鍾離則州來自遠越不能救卒為吳有可知矣然則季子所封不必別有其地吳世家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故杜謂延陵其本封至此時又益以州來也孔氏曰吳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上國也亦不知其聘幾國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以濟師孔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是也

以濟師

孔氏

曰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為復除或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周禮校人掌養馬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

而徵遇于窮

釋例土地名窮闕

吾欲求之

孔氏曰吳世家云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為王公羊傳曰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是用公羊為說也司馬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是無若我何

言此事無於魚中以進世

家云鮒諸置匕首於

事君如在國

賈馬歸從者衣履之

類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傳見諸侯皆欲納此必敗也孔氏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公晉卿貪故弗克

乎其飲酒也禮諸侯相為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太牢以飲賓子家知齊侯必不為公設享禮

第以享使宰獻而請安孔氏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

云主人宰夫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按燕禮司正受命西階上北面命

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自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

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今知不然者按鄉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

常事何須傳載其文明是齊侯請欲自安慢公之甚令按下公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

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

二十八年辱在寡人

諸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告

而後逆之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書如晉次乾侯

長叔如生男

孔氏曰子容是伯華之子

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叔向為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

如也爾雅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皆舉親也

孔氏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功歸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

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魯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

王方始封鄭

勤施無私曰類

鄭氏曰類善也無失類者不善之謂也

是以再歎孔

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二十九年

及原伯魯之子

陳氏曰天子殺大夫陰不佞敗之陳氏雖

王子叛

不書是尊是奉

孔氏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

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

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

重該之徒為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

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

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今按傳云木正曰句芒

又曰使重為句芒以下皆然又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

后土亦是當時官名非為配食

故得取所配神名以為稱也

此其三祀也

孔氏曰窮

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

之曰窮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土地名

窮桑闕言在魯

以鑄刑鼎

孔氏曰冶石為鐵用橐扇火

北相傳云耳

謂之鼓計令一鼓便足也

春秋左氏傳補註

上四

三十年非公且徵過也

鄭在境內故以書至書居為義
乾侯晉地故書所在見公出在

外杜陳皆
曲傳傳意

晉人不能詰

陳氏曰傳言諸侯事
晉之急因見葬禮

三十一年

子姑歸祭

傳見晉卿黨於季氏
昭公所以不得歸國

其善志也

齊豹既奪司
寇自不應書

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
合書而書者傳於魯史書法類失考據曲說不近人情
先儒非之宜也然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
與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
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郕蹇閭職二人皆士也宜
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
交互不同皆未有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
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
夫士皆有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
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祿自

當坐以弑君如邠歌閭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
非一等止於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
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
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
以蔡人諱弑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
又以賤乎賤為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
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為之三十
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未易明也三十
二年又不能用其人也經書公在其義一也傳作三况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可以假人
不書魏舒所以不序

史墨對趙簡子與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皆釋君助臣
阿附疆家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乃黨逆附篡

之辭不
可為訓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十

元 趙汭 撰

定公

元年魏子蒞政南面

臣視君位

魏子其不免乎

晉卿之侈僭踰于小國郭澤之

盟涉沱尚不以衛為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為何如豈惟易位以令為非義哉

以其未復

命而田也

孔氏曰魏舒以辛巳會諸侯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

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益

孟懿子會城成周

前年冬晉人閻舒卒而馳使代之

役新年乃赴功無

歸諸京師傳見經不書以

不可奸也

女寬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晉伯宗亦曰天方授楚皆周末士大夫偷情之論至范鞅謂季孫有天之贊則又託以文未嘗不中吾志也子家並言於季孫其姦皆邪說也今不知所言為何

然是時內則臧郕二家以君微幸外則齊晉大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子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終全君臣之

義則昭公必不至失國矣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矣始則叔孫之謀平子有異志終則荀躒之唁衆從者魯公故事不遂易幾而哭昭

公不獲反國而薨于外則季孫逐君之罪終不可掩而君臣之義絕故子家子亦與季孫絕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絕季

孫也

羈弗敢知

有卿士大夫與季孫怨公衍公為而絕昭公

以之世故答入可也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無行可也季以不敢知入可也怨亦非能不屈於不義者行可也季

孫為讎者自不得不行季孫使
叔孫聽命於己故直辭以拒之
羈將逃也言已則異於
出謂君生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薨而入是以
君死為無知也晉語欒共子辭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
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
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哀傷慘怛不惡
而嚴公即位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
如此然後即位按正棺兩楹之間即喪大記君
薨既小斂奉尸夷于堂者也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
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
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
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
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忍遠也
將溝焉孔氏曰氏猶言
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今按公氏當屬上句時
方為昭公兆域故使役徒往其所將溝而絕之
禱于

煬公

孔氏曰既禱者蓋就祧而禱之

二年賊簡公

不書義同昭七年單獻公

楚囊瓦伐吳

陳氏曰傳見囊瓦書人

師于豫章

釋例土地名曰又柏舉之役吳人舍

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

獲楚公子繁

陳氏

曰不書敗獲併見吳入郢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陳氏曰不書敗義同哀元

年今按鮮虞非晉屬不當與與國伐盟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

而請伐楚

陳氏曰傳申言楚瓦之貪而失諸侯

四年謀伐楚也

陳氏曰傳明此會劉文公實為之非出伯

國之意經所以書公及諸侯盟杜氏會盟異處非是

康叔之兄也

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
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
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
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
之馬遷言多辟繆分之土田陪敦孔氏曰既封為大國
故不用史記為說
土田更增彼寬厚為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
地方七百里鄭玄云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
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併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
方之得七百里周禮大司徒註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
及有德者乃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備物典策儀服虔氏曰備物謂國君威
氏曰典策謂史官書策
因商奄之民孔氏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
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
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共為

一國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啟商是名祿父為商也今按傳以商奄對蒲姑言之故杜氏不用毛傳自以商奄為一國命以伯禽氏曰命以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與此同疆以周索孔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也疆以周索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民習商之政為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也疆理上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職官五正孔氏曰職官五正謂文思索鄭亦以索為法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唯不尚年也孔氏曰伯仲處叔而以叔以寵榮唐叔也

多明其長者無所以為己卿士孔氏曰周公圻內諸侯

得為不尚年故也

內采邑

藏

在周府孔氏曰本

乃長衛侯於盟

釋例曰周

之卿也

姓為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

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

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

敬共神明本其始也春秋會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

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

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為

次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

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今按會以班爵為先後次

序猶循盟府之舊典也以國之小大弱強為序當時伯

者之習氣也若參盟雜盟先後之次出自當時之意無

一定也今蔡負屈奔晉本為復楚計也荀范輩

不能恤蔡欲以長衛媚其歡心亦無聊之尤矣

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

陳氏曰唐侯不書說在宣十二年

子常之卒奔

陳氏曰傳見囊瓦書

人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虔氏曰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世族

譜季芊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

以奔吳師

服虔氏曰驚却其衆使王得脫孔氏曰執而牽向吳

師乃王奔郢

未出境同僖二

以王奔隨

孔氏曰土地名鄭江夏雲杜縣

則是楚之西南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為楚與隨有恩可保守也

周室何罪

傳見吳子所以特書爵為其事與夷狄相敗不同雖齊桓召陵之役其辭令未嘗及此

吳人乃退

隨人知吳必不能定楚

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陳氏曰殺王子

朝不書義

改步改王

孔氏曰王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

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
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
玉不以救楚傳見秦救楚不書不能如辭孔氏曰敢為不敢如

同也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六年為晉討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鄭之伐胥靡也杜氏知匡歸晉者以往報夫人之幣孔氏

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
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居與夫人

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
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晉人兼享之孔氏
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畧之也

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似共為一使若賓與介然故晉
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

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陳氏曰傳言經所以累書之負黍狐人闕外傳見諸侯侵

七年入于儀粟以叛陳氏曰不書例陽虎居之以為政

陳氏曰為昭公取地非侵地比杜說非是徵會于衛陳氏曰鄭叛晉乃盟于瑣陳氏曰衛

叛八年中頰殪孔氏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

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乃止諸州陳氏曰宋叛晉齊國夏高

張高張不書同衛人請執牛耳孔氏曰盟用牛耳卑者

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

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

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二十七年傳曰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

耳季羔曰鄆衍之後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後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虢也鄆衍吳為盟主不知盟禮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及挽傳不言見血杜註甚矣言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及挽者以大辱國君詳其事

成桓公

陳氏曰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多會伐者矣

禘于僖公

傳見譏不在禘不書禘

九年乃逐桐門右師

陳氏曰傳言樂大心

書奔義

用其竹刑

孔氏曰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

駟歛不殯

得用馬曰獲

劉氏曰失也若器必言得部大鼎何以見

言取寢於其中而逃

孔氏曰賈逵云慈靈衣車也有慈有靈說文云輜輶衣車也前後有

蔽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蔥可以觀望
蔥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呼蔥木為靈子
齊侯伐晉

夷儀

陳氏曰不書代晉義同哀元年

在中牟

孔氏曰此中牟在晉竟內漢書地理志云三家分

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

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

趙鞅伐衛圍中牟

孔氏曰服虔云是時齊

論語佛矜為中牟宰以五家免

孔氏曰服虔云是時齊

當於河北別有中牟

以五家免

孔氏曰服虔云是時齊

其徭役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衛後

與直益

孔氏曰

乃屬晉不必永為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與直益

孔氏曰

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也魚軒以

十年及齊平

陳氏曰

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

十年及齊平

陳氏曰

自齊五氏之役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

則魯從之矣傳并於明年鄭事發之

亦如之

陳氏曰

盟義同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葉氏曰夾谷之事

楚杜說非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葉氏曰夾谷之事

畧同此非聖人所為好事者為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於魯何有一犂彌之言遽求劫我於倉卒乎左傳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求汶陽之田可乎侯犯以

邱叛

陳氏曰內叛但書圍義見昭十二年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重傳

言母弟辰見地雖辰尤非公母弟故不得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序仲石下以貴賤序

之十二年將墮三都

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

而仲尼不禁也孔氏曰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邱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為是故不禁也樂

頌下伐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

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公圍成弗

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克傳見墮三都仲由嘗建議於季氏其以為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者臆度言之葉氏曰自陽虎叛季氏

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夫何有於仲由此亦

尊孔子而反十三年使師伐晉陳氏曰再以邯鄲叛邑外

卑之者也趙鞅奔晉陽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稟君命故晉

人以叛告也觀荀請皆逐之三臣始禍而獨逐鞅不鈞

蹠言於晉侯可見故並逐之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獨罪鞅而書范中行氏以十四年太子奔宋張氏

此見晉范荀亡而韓趙魏益大

曰蒯瞶欲殺南子安有此事且殺夫人蒯瞶獨得全乎
彼之所羞者以志入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甚矣反
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
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
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又蒯瞶出奔宋宋南子家
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而敢奔其母家此亦一證也今
按傳記此事殊不近人情靈公惑於南子為之召宋朝
逐公叔戎使蒯瞶弑其母將安歸如蒯瞶有無君之心
則所謀必不止於此既蒯瞶無令將之惡則又安敢謀
害南子哉戲陽速之言蓋迎合夫人之意以免禍非事
實也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陳氏曰書伐不書

赴且不祔也

定公未葬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諸侯則有之苟為不祔則是無故黜君母於

廟事必不然若曰不祔而徑遷廟則恐無此理亦與聲子言不祔者異二傳謂定姒者哀公妾母亦非定姒從

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不成喪也杜氏謂煩於喪禮
定夫人喪此為適母明矣不赴可也祔祭禮
簡既不以速葬同月為煩豈以祔為煩乎

哀公

元年越不告敗也

檇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既以實來告則入越為父報讐宜無不告者傳不

知筆削之法

圍五鹿

陳氏曰併入下伐晉書

取棘蒲

魯不書諱伐盟主陳氏曰

說在屬辭
自五氏之後齊衛凡三代

二年三揖在下

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

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
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乃立輒陳氏曰傳見立
使大子

絕

孔氏曰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絕代之士喪禮註

斬

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為不設屬辟陸德明

記

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康成註云

此

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

六

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

故

以為罰孔氏曰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柩柩親之

簡

子云不設屬柩時僭也無入于兆周禮冢人云凡兵

大

命不敢請傷此謂已之言軍之士衆無令損四年公孫

翩

傳見公孫錯遂殺之以盜赴故會鮮虞納荀寅于柏

人

陳氏曰傳見諸侯多救五年荀寅士吉射奔齊不書

以書叛見義以齊衛伐晉為重陳氏曰傳見經
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歌出奔齊與華向異公子陽

生來奔

陳氏曰陽生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六年葬諸父冒淳

陳氏曰傳備載鮑牧

朱毛見蔽罪於陳乞且言去高國所以弑荼

七年不亦可乎

孔氏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牢

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則有常數矣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不過十二

孔氏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

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享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

有由然也

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書法與楚異

季康子欲伐邾

陳氏曰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

夏盟於郕衍

說見襄五年

使為司城以聽政

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

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亦八年遂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沿革今不可考

滅曹

不書滅鄭方救殺之不書殺之異沈子嘉問於叔曹以入告同姓

孫輒

孔氏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子令問之死

之可也

孔氏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

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若使子

率

孔氏曰率謂在君前引道率領先行故云子取謹及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

闡

程氏曰經書以邾子益來吳伐我齊人取謹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齊人歸謹及闡比事昭然左氏乃

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姬事相類今按杜氏見經不言伐與傳違用公羊賂齊之說言魯與之

邑若然何不即歸邾子既與之邑又歸邾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

奉太子革以為

政

陳氏曰傳釋邾益以自奔為文不

及齊平

陳氏曰再

齊閭丘明來泣盟

交泣不書皆非卿

九年遇水適火

服虔氏曰

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十年故遂奔齊

再奔師于郕

陳氏曰傳見吳子稱國邾邾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

吳延州來季子

救陳

季札不書君臣同辭

乃還

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孫毓以為季子食

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十一

年可無殤也

孔氏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

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堅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歌虞殯

孔氏曰禮殯而葬反

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

東郭書

四子不書例在宣二年

衛賜進

孔氏

貢衛人故稱衛賜

齊至無日矣

陳氏曰終上文吳將伐齊傳

召之乃歸

孔氏世家

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

欲以田賦

孔氏曰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

一丘之稅并別出馬一疋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制其田及家資各

為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田之所收
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
今欲別賦其田故

十二年故不書姓

釋例曰為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

姓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孔
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因而不改去夫人
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
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
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初
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
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令經無其事
放經而拜孔氏曰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誅之
尼仕於哀公杜馬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
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

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喪服
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
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
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苦有廢疾而致
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
臣為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纔孔
子以季氏當為臣服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大夫
之弔服弁經鄭玄云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曲禮云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云喪賓不答拜
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者記
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
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

耳
宋皇瑗盟

陳氏曰杜說非

司厯過也

說在襄二十七年

十三年單平

公

陳氏曰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杜說非

獲大子友

陳氏曰吳越相獲雖大子不書

辛丑

盟

說見襄五年

季辛而畢

孔氏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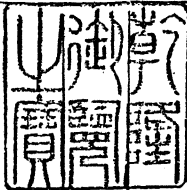
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吳耳

十四年西狩於大野

傳見不獲

麟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

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十